

在黑暗世纪

巫术是什么，它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它为什么会产生

人们对巫术下过各种各样的定义。然而，无论哪一种定义都免不了要指出它的一种特征，这就是，它基于一种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并认为人凭借这样的力量可以控制周围世界。《苏联大百科全书》中指出：“巫术是一种附有信仰的仪式，即相信人能通过超自然的途径对他人、动物、自然现象，以及想象中的鬼神产生影响。”

巫术活动一般由下面几个基本要素组成：物质用品（实体）也就是工具 咒语——祈求或请求，用以诉诸超自然的力量；某些活动和无声的动作——仪式。

学者们把巫术产生的时间上溯到原始社会时期，确切地说是石器时代。资料表明，生活在 8—5 万年以前的尼安德特人就有了巫术仪式和信仰。例如在德拉琴洛赫（瑞典）、彼得斯赫尔（德国）、雷古

尔杜（法国）等地的属于莫斯特文化的山洞里有许多熊骨埋藏坑，这被认为是猎人巫术的证据（当时穴居的熊是猎人们的主要捕猎对象之一）。一些学者认为，原始人把熊的颅骨和骨骼埋藏起来，希望这有可能使被杀死的动物转生，从而增加这些动物的数目。许多到 19 世纪末叶还保留着原始生活方式的部落就有埋藏被杀死的动物的骨头和颅骨的仪式，而部落民对这种仪式的解释也恰好和学者们的推测相同。

如果涉及那些在 19—20 世纪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4—1 万年以前）的文化遗址，那么，所有科学家们在实际上都一致认定，这些遗址证实了原始人已有了发达的巫术观念和仪式。1879 年在西班牙的比利牛斯山脉中发现了一个很深的石洞，名叫阿尔塔米拉洞窟。在这个山洞的石壁和洞顶上，原始社会的艺术家手绘了许多野猪、野牛、鹿和当时人们时常猎获的其他动物。继阿尔塔米拉之后，法国又发现了一个蒙特斯庞山洞，并发掘出三件描绘穴狮雕塑品的遗迹。其中一头狮子的颈部和胸部都明显受过投枪和矛的损伤。这是原始人向这件雕塑投掷武器留下的痕迹。另外两件雕塑已被频繁的击刺毁损殆尽。

在这类文化宝藏中（迄今为止已发现上百处之多）最著名的要数 1940 年发现并轰动一时的拉斯科洞窟了。这个洞窟以其被发现的原始人绘画的多而丰富名闻遐迩。这些绘画的大部分至今保存完

好，其中有一些构图宏伟，堪称巨制。在山洞的各个洞窟中，以及窟与窟之间的通道里，无论洞壁和洞顶，原始社会的艺术家都绘满了他们在附近见过的各种各样的不同姿式的动物 牝鹿、熊、野猪等等。所有的绘画全是彩绘，画家使用了黑、黄、红三种颜料。在动物的身上，或在它们的旁边，画家加了好些刻纹，以象征空中飞翔的标枪和动物的创伤。许多绘画还有真正的矛和飞标落在其上面留下的痕迹。绘画多得不可胜计，往往一幅盖着另一幅。

为什么原始人要把他们捕猎的动物绘制成这么多的图画呢？只是为了纯美学的目的，以便从创作过程中求得满足吗？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他们进行创作却要选如此不方便、光线不好、往往是难以攀援的地点——洞穴、偏远的石窟、阴暗的洞中通道呢？为什么在完成了自己的创作之后，他们不去尽情地欣赏 却要妄加毁坏——向其投掷长矛和标枪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不妨参阅对 19—20 世纪仍保留着原始生活方式的部落进行民俗学调查的记录。

人们发现，澳大利亚土人在狩猎前要举行一种专门的仪式：在沙地上画一些袋鼠的形象，然后一面跳宗教舞蹈，一面用长矛击刺这些画好的动物。土人们这样做的时候，心里总是怀着一种祝愿：现在刺中了画中的动物，狩猎时就会击中真正的动物。显而易见，古代原始人也抱有同样的设想：如果他们描绘受伤的动物，或用长矛刺中动物的形象——图画、

雕塑，那么，这将确保真正狩猎时获得丰收。这里我们援引马克思关于拜物教的话是十分适宜的：“被欲望激发起来的想象力在拜物教徒的头脑里构造了一种幻觉，似乎‘无感觉的东西’仅仅为了满足他们的任性的要求而可能改变其属性。”原始人举行的是象征野兽死亡和被杀的巫术仪式，于是他们头脑里也产生了一种类似的幻觉。“欲望激发起举行这种仪式者的想象力”，于是把模仿狩猎的动作当成了真正的狩猎，“杀死”动物的巫术仪式变成了实地猎杀野兽。

某些西方学者过去和现在一直从原始人的“特殊的”巫术意识中寻找巫术信仰的真正源泉。他们说，巫术意识是不容许原始人像现代人那样进行逻辑思维的。这种原始思维理论扬言上古人都是神秘论者，说他们的意识主要是趋向神秘的。这种理论是荒诞的。但是，如果说原始人的意识是受制于巫术的，尤其是趋向于神秘的，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学会建造房屋、编制木筏、缝制衣服、烧制瓦罐、驯养野生动物和发现可食用的植物。石器时代人们的意识，首先是面向实际的，在一定程度上能确切地反映现实。正如列宁指出的：“人不可能生物地附属于环境，如果这样的话，他的感觉就不会给予他关于环境的客观正确的概念。”

原始的巫术信仰的真正根源不应从人们意识的特殊性中寻找，而应从他们生存的物质条件和社

会条件中去寻找。这样的生活条件究竟是怎样的呢？人类的原始状况有时被描绘得十分美妙，说什么当时的人们是自然界的宠儿，由自然界获得一切生活必需品，就像收取贡物似的。列宁曾针对这一类的卢梭式的 18 世纪法国哲学家，卢梭曾把原始时代称作人类的“黄金世纪”神话写道：“什么原始人获得生活必需品，像收取自然界的自由贡物似的一一这是愚蠢的胡诌……在我们之前，什么黄金世纪都没有，原始人被生存的困难，以及与自然作斗争的困难压迫得透不过气来。”

下面的数字十分确凿地说明原始人生存的困难程度和他们严酷的、有时是悲剧性的生存条件：几乎 50 % 的尼安德特人活不到 20 岁，克罗马努人的平均寿命未达到 20 岁。妇女和儿童的境况最为悲惨：38 % 的尼安德特人未到 11 岁就死了，几乎每一个妇女都不能活到 25 岁。直立猿人和北京猿人的死亡率还要高：68 % 的北京猿人活不到 14 岁。

这些资料是科学家们研究原始人的骸骨时获得的。高度的死亡率常常是频繁的饥饿和狩猎猛兽时受重伤的结果，由于原始生产力不发达，原始生产技艺贫乏低下，这样的情况是合乎规律的，十分自然的。这个时代的人们拥有石、骨、木制成的极简单的劳动工具。它们十分粗糙，不能保证持续的食物来源。上古人的生活资料是通过狩猎、捕鱼、采集得到的。然而，不管原始猎人的技艺如何娴熟，他们也

常常空手而归，而渔人也常捕不到鱼：野兽从森林里消失了，鱼群离开了河流。而植物性食品只有在每年的固定月份才采集得到。

俄国民族学家 Л. Я. 斯顿伯格十分熟悉俄罗斯北极地区民族的日常生活情况。19 世纪末期 这些民族仍处于很低的发展水平。斯顿伯格写道：“一个人必须喂养自己，必须穿衣服，抵御寒冷、风雨、野兽、疾病……他使用……自己的发明——工具……但是……为了与自然作斗争，他的一切天才的发明都是不够用的……一个原始的猎人孤零零地张罗忙碌着，一天复一天地支起自己的精巧的捕兽弩弓。可今天，机灵的野兽一头接一头地撞到他的箭头上，成了他的可靠的猎获物，然而，也许好几天，好几个星期，他甚至好多次来到自己的工具旁边，你看，他似乎苦笑了一下，便空着一双手，没精打采地走开了……有个时候，他把箭头对准野兽，即使天气不好，也能命中，而另个时候，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他也会失手而射不中目标。有个时候，他可能在一天之内捕到好多鱼，够吃许多天的，而另个时候，他可以整整一个月没捕到一尾鱼……一句话，在生存斗争中 他要面对着一位‘机会陛下’ 我们常把这称作运气，幸运，等等，这个现象对原始人来说是根本不可理解的，神秘的……”

原始人的劳苦工作，我们的远古祖先的各种努力，其目的在于保障自己和亲属的生活资料。可他

们往往付出了辛苦的劳动，结果却一无所获。这在他们的心中引起了一种对自己的力量丧失信心和对未来茫然无措的情绪。缺乏确保生产活动取得持续可靠的成果的现实可行的手段，乃是石器时代的人寻求能对自然界产生实际影响的、虚幻的、非理性的手段的主要原因。巫术舞蹈和仪式就是这样的虚幻的、非理性的假想的手段。

原始人类在经济上如此的不发达和软弱，表现出人在自然界面前的实际上的无能。这就是产生巫术信仰的社会背景。马克思在其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写道：“弱者总是靠相信奇迹求得解救，以为只要他能在自己的想象中驱除了敌人就算打败了敌人……”列宁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对超自然物的信仰的社会根源的思想，写道：“被剥削阶级在与剥削阶级的斗争中的软弱无力必然孕育出一种对于阴间的较好的生活的信仰，正如野蛮人与自然的斗争中的软弱无力孕育了对鬼、神、奇迹等的信仰一样。”

原始人深信，通过举行巫术仪式，他们便与超自然力进行了接触，而超自然力能够保佑他们摆脱自然力的肆虐，免遭邪恶势力与不祥物的侵害，能帮助他们达到各种各样的现实目的，而平日他们通过实际可行的手段和方法是达不到这些目的的。每个种族、部落、村社都独立创造了巫术的具体形式，这样便出现了不可胜数的、多种多样的巫术舞蹈和仪式。

学者们如实记述和系统整理了成千上万种存在于不同的时代和不同民族之中的巫术舞蹈和巫术信仰。

形形色色的巫术

对巫术的程序和仪式有种种不同的分类方法。苏联杰出的民族学家和宗教学家 C.A. 托卡列夫在其名著《巫术的本质和起源》中提出来的分类法是巫术仪式的最完善的分类法之一。托卡列夫主张根据复杂程度、巫术动作的倾向、活动的技巧，以及使用的范围和该项活动追求的目的来区分巫术仪式。

根据巫术动作的总的倾向，托卡列夫把巫术分为两类：一类是侵犯性的，或危害性的，一类是自卫性的，或预防性的。如果前一类抱有通过各种手段把巫术力量转加给客体的目的，那么，后一类抱有相反的目的：逃避、祛除有害的巫术的影响，免受其害。

在由这两大类巫术倾向组成的整个巫术中，学者又根据传递巫术力量或防卫巫术力量的技巧的不同而进行分门别类。

危害性的巫术。在这种情况下，传递巫术力量的最简单的方法是这种超自然力的产生者和携带者与巫术指向的客体进行直接挨近和接触。并且，巫术的携带者也是多种多样的：可能是没有灵魂的物体（邪物、法宝）也可能是人（例如巫师本人）等等。接触的性质也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携带邪物，服用巫

术药剂或用巫术药水擦身，接触有魔力的人的手等等。危害性巫术的这种形式被称做接触巫术。

由心理学观点看来，较复杂的巫术是所谓始发性的（只有开始的活动的、传递性的、始发性的）巫术。其本质和上一种巫术并没有什么两样：巫术活动针对巫术的对象本身。然而，由于这个对象是不可企及的，例如距离遥远，因而只能把想要进行的活动开一个头，至于活动本身是怎么结束的，期望中的结果是否出现，那就只能寄望于巫术的力量了。比如说，澳大利亚的巫师就有一种专门的巫术器具，他们利用这种器具实施的就是这一类巫术。这是一支削尖的骨棒。棒上缠一根线绳，线绳的一端埋入土中。巫师施法时，把骨棒的尖端对准敌人的方向，同时口里念着咒语。他认为，这样做便可以使得骨棒尖端吮吮被害者体内的血，血沿着线绳流入土中。

以上两种巫术中，巫术力量都直接作用于施法的对象（即使有时距离很远，但作用是相同的），下面要介绍的两种危害性的巫术则具有不同的性质。在这些巫术中，超自然力的作用不是直接对准被害的对象，而是对准代表他的物体，只是通过这样的代表物作用于巫术要加害的对象本人。充当代表物的可能是施法的对象身体上某一部分（剪下的头发、指甲、排泄物、痰唾等等），或者只不过是与他接触过的物体（吃剩的食物、衣服碎片、足迹等等），这一种巫术被称作媒介（通过媒介传播）巫术，其所根据的信念是：

部分代表整体。在另一种情况中，充当代表物，并让超自然力量通过以作用于被害对象的东西是该对象的模型或绘像。许多民族的巫师都模拟敌人的形象，用木头、粘土、蜡等制作一些人像小模型，然后用箭矢刺扎其心脏和头部，认为这样敌人本人也必遭到如此下场。有时不用模型，直接在沙上、地上描绘敌人的形象，然后对其施以法术——箭矢交加，希图以此来伤害敌人。这样的仪式被称作模拟（求同的、交感的、比喻的）巫术，其所根据的信念是相类似的东西可以产生交感。这种巫术还包括模拟盼望发生的事情的迷信活动：如战士和猎人的舞蹈，一些求雨仪式等。

托卡列夫把自卫性的（预防性的）巫术分为两种。

驱邪除灾（护身）巫术。其实质在于希望驱除、吓退有害的力量和影响。为了做到这一点，人们往往随身携带避邪物、护身符、防灾符咒，并且使用各种不同的手势动作，制造各种声响（敲击金属发出叮咚声，燃放爆竹火枪，制造火光烟雾，在空中划避邪圈或避邪线，吐唾沫，扇风）等等。这方面还包括有目的地避免同有害的力量接触、躲避它们（庄严地蒙上头脸，回避不祥地域等等）。

护身巫术的另一种形式是清除想象中的邪气的仪式，邪气可侵入人的住室、牲畜，甚至渗入人的身体等等。清除邪气可通过不同的手段和方法：宗教

净身仪式、烟熏居室、斋戒、采用避邪草药、放血等等，这种巫术称作清洁巫术。

以上根据巫术活动的技巧和手法，列举了五种基本巫术。除了这种分类法外，巫术还可根据其处理方法的积极性和消极性来分类。积极性巫术预先指出，为得到所希望的结果，应该做什么事。消极性巫术禁忌则指出，为了不获致不良后果，应该避免做什么事。爱斯基摩人禁止儿童玩绳索，因为他们担心儿童成长为猎人时，一双手会缠在大鱼叉的绳索里。这就是一种消极性巫术。

至于那些文词上的（口头上的）巫术——诅咒、咒文、符咒等等，那么，按托卡列夫的意见，它实质上不是一种独立的巫术，而仅仅是整个仪式中起伴随作用的一些文词。然而，在常见的情况下，特别在巫术发展的后期，咒语开始表现为一种独立的巫术力量，在这样的情形下，它成为了一种单独的巫术。

根据巫术使用的范围及其所追求的目的，又可分为许多种类。

原始人所关注的主要对象总是如何保证获得生活资料。当时大部分巫术仪式都与人类活动的这一领域有关，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并且，我们可以认定，经济、渔猎方面的巫术是巫术在历史上的最早形式，因为巫术是作为克服原始人实际上的软弱而产生的。本书已经描述的一些石器时代人们的巫术仪式，其目的就在于确保打猎的丰盛收获。在许多 19

世纪依然沿袭原始生活方式的民族中，可以找到民俗学的类似仪式。俄国旅行家 С. П. 克拉舍宁尼科夫记叙的伊捷尔缅人（住苏联堪察加半岛）的一种风俗，就是这一类的巫术仪式。这是伊捷尔缅人的秋季渔猎节日典礼的一部分，其程序如下：先用一些可食用的草和鱼糍合制成一个鲸鱼模型，然后在手鼓和大鼓的叮叮咚咚声中，参加典礼的全体人员争抢着把模型撕碎并分吃掉。接着又用带甜味的草粘合起来制作一个狼模型，由一名猎人把这个模型用箭射倒，其他人便把模型撕碎分而食之。克拉舍宁尼科夫对这个仪式的含义的解释是十分正确的：这个仪式的目的在于让“他们捕到真正的鲸鱼和狼，他们便能像对待草做的模型一样，分享这些动物的肉”。

这里令人不由地想起北美洲曼丹人（主要住在美国密执安州的“野牛舞”）。这种巫术舞的参加者有的披着毛皮，装扮北美野牛，有的手执武器，装扮猎人。曼丹人相信，这种舞蹈将诱使野牛群走近他们狩猎的范围，并被他们的长矛和弓箭所命中。舞蹈持续几个小时，甚至长达一昼夜。

随着向农耕经济的过渡，举行巫术仪式的目的便变为影响自然力和由土地取得好收成了。例如，特罗布里恩岛（巴布亚新几内亚）上的美拉尼西亚人，为了使他们栽种的芋类和薯类作物块茎长得结实粗壮，便把一些形状类似块茎的石头埋在自己的园圃周围，并预先附上咒语。直到上个世纪，俄国农民栽

植甘蓝秧苗的时候，还要用头巾紧紧包裹住自己的头，为的是使叶球长得紧密而有弹性。巫术仪式常常带有使人类的繁殖力转输入土地的目的：许多民族的男女在田野耕作时，脱得一丝不挂，表演色情舞蹈，或在田野中发生性关系。有时，农耕巫术的主要内容是杀人向土地献祭。例如，印第安人的帕乌龙部族有这样的仪式：让一个裸体的年轻妇女站在一个土台上，在土台周围站满手持弓箭的武士。到一定时刻，全体武士举起弓箭向她齐射。然后她的身体被砍成许多块，分别埋在各个地段里，用她的血来灌溉种子。西非的一个部族也有类似的巫术仪式：每年农事以前要杀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向土地献祭，并把他们的尸体埋在田地里。人们举行这种巫术仪式，乃是希望男人和女人的生命力将转输入土地中，确保土地肥沃高产。

对农人来说，干旱、洪水和其他狂暴的自然力造成的天灾都是十分可怕的。正由于这个缘故而产生了无数以影响气候为目的的巫术仪式，这就组成了独自的一类巫术：气象巫术或气候巫术。这方面流行得最广的是求雨仪式。中央澳大利亚的沃贡古鲁部族的求雨巫师是这样举行仪式的：两位“求雨者”轮流在一个木盆里舀巫水洒向四面八方，同时使一束羽毛发出簌簌簌的声音，以模拟雨滴落下的音响。

某些气象巫术用意在于召唤阳光。佛罗里达岛的巫师进行的就是这样的仪式。他们把某几种树木

上的树叶和细树枝缠在一根竹竿的尖端，手执竹竿放在火上烘烤，并让树叶着火燃烧，一面对着火口里念咒语，于是巫术咒语传导到火上，又从火转到树叶上。然后把竹竿插在一棵大树的顶端，风把带有魔法的烧焦的树叶吹往四面八方。他们认为这样做了之后，灿烂的阳光就会从云端露出脸来，照耀大地。由于原始人的实际境况和思想意识的不发达性，因此，当时人们的每一项生产过程无一不伴有巫术仪式。这样，巫术信仰便与对自然界的正确观测紧密地纠缠在一起，难以分开。然而，由此不应当导致这样的结论：巫术信仰和巫术仪式与知识都是一码事，巫术起着合理的生产和医疗方法的聚光镜的作用。某些西方学者就坚持这种看法。例如 英国文化史学家赖格兰爵士在其《文明是怎样产生的？》一书中就持有这种观点。书中试图用巫教崇拜的需要来解释一切文明事物的起源。根据作者的意见，犁的发明是人们崇拜男性生殖器的结果，而对月亮的崇拜则诱使人们过渡到畜牧业经济，因为人们察觉到弯弯的月亮与牛羊角十分类似。在赖格兰和另一些西方学者类似的观点看来，无论农业或畜牧业，战争或国家，货币或贸易，艺术或科学，都一概起源于宗教崇拜。这样又与古代神话有什么区别呢？如希腊罗马神话就说，月亮女神狄安娜教会人们狩猎，而海神波塞冬教会人养马。

任何巫术活动的主体都是巫师—— 专职者，或

者是迷恋巫术、装神弄鬼者。原始社会发展的最早阶段尚没有专职巫师。巫术仪式可由氏族中任一成员执行，这一般是年长者或具有履行必需的巫术程序的经验的人。后来，出现了一批这样的人，人们认为其具有特殊的能力，而这首先是指与超自然的世界及其居民交往的能力。对他们的称呼随不同民族而异——巫师、术士、法师、念咒者等。但是在前阶段社会里，他们的社会职能是相同的：巫术的实践家，其巫术的目的在于使本村社受到超自然力的庇护，以及抵御敌对部族和凶神恶煞的巫术的侵袭。

他们在原始社会的集体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对本族人的心灵拥有巨大的权力：他替他们释疑解难，提供咨询。对于有争论的问题，他充当法官的角色。他用咒语治病，求神祷雨，最后还有保护自己的亲属避免邪魔精怪的侵扰。然而，构成他们的威望和权力的基础是什么呢？他们是怎样获得能与阴界交往的超自然人的信誉的呢？下一节我们专门谈这些问题。

原始社会的巫师和术士

恐惧感是原始人世界观的不可分离的特征。著名的旅行家克努德·拉斯莫森是如何听到一个爱斯基摩人阿瓦向他描述其本民族的内心状态的：“我们怕！我们怕恶劣的天气，我们必须同它作斗争，方能

在土地上和大海中寻觅到食物。我们怕待在寒冷的、冰雪砌成的小屋里挨饿。我们怕病魔，每天都看见它向自己袭来……我们怕死人以及因被捕捉而打死的野兽的灵魂。我们怕空中和地上的精怪……怕一切我们尚不知道的东西。怕一切自己周围看见的事物，怕神话故事所讲述的内容。”

由于害怕一切和不理解周围发生的事物的真正原因，人开始寄希望于可能驾驭自然现象的超自然力量。一切都在超自然力的控制和掌握之中，世界万物都带有它的无所不包和全能的印记，它统治的痕迹无所不在。在这个无所不在的不可思议的本元的强权面前，人是无法自卫和十分软弱的。于是，他身旁出现了一位保护人——巫师。巫师替人求得善神的庇护，保护他不受恶神的压制和侵扰。

巫师是“拥有”超自然能力的强人。他的威名不是偶然获得的，要对本族人的精神状况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理解，在用‘巫术治病’时善于使用‘暗示’、授意等心理手段，使患者接受某种信念，往往还有特技表演的技巧。有了以上这些，才能保证他们受到普遍欢迎和信赖。对巫师的特技表演技巧，下文准备较详细地描述。这是一种“巫师艺术”，其中的每一桩、每一件都可能是一个独立的故事。

无数民俗观察记录都谈到原始的巫师特别注意使用特技表演的艺术手段。比如，著名的俄国民俗学家 B. Γ. 博戈拉兹-塔恩指出，一切原始社会民

族的巫师都能把“引人出神的手段与最冷酷的欺骗非凡地结合在一起”。巫医的现代研究家 B. H. 巴西洛夫在《神的选民》一书中强调说，巫师治病的时候，总要表演一些特技。“巫师这么做的目的是想向在场者表明他能够获得神助”。

原始民族的巫师为了证明自己的非凡能力，常常不动嘴唇地说话，模仿各种“神灵”的声音或任何神秘的音响，有时则表演自己能够依靠鬼魂的帮助，在绳索和皮条的捆缚之下脱身，有时甚至进行道地的魔术演出。例如，一些物品会神秘地消失，甚至人，包括巫师本人也会倏忽不见了，一眨眼就医好、平复了吓人的伤口，用刀斧斫砍自己和其徒弟等。

这一切都需要极娴熟的技艺和灵巧的手法，因为只要一次障眼法不成功，巫师霎时间暴露出无能的本相，都会导致他彻底失败：对他无所不能的信仰就会消失，他不得不改变另一套戏法，但耍新戏法也随时有“露馅”和声名扫地的危险。所以原始民族巫师对自己“职业上的”提高和表演技艺的完善均极其注意。巫师职业的秘密被视同遗产，往往口传心授，甚至在专门的巫师“学校”里传授。

一位名叫奎萨利德的自由主义思想者曾讲述自己在这所“学校”里受培育的经过。该“学校”设在加拿大的一个西北部地区。奎萨利德是位印第安土著，一直不相信巫师和术士的魔力。这样就使他产生了一种想要揭穿和公开他们的骗局的好奇心。